

爱,就像是手牵手越过山去

新书上架



《寿美子哲:越过山去》
(日)大山哲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许多读者甫一看到《寿美子哲,越过山去》,立即觉得就像是日本版的《平如美棠》。确实,两本书的主题颇觉面熟:两位高龄男性作者的妻子均因病离开了人世,都饱蘸作者对妻子的爱,都是一些并不具备绘画技巧的朴素绘画。

在《平如美棠》中,饶平如与妻子毛美棠相濡以沫六十余载,历经坎坷。美棠患了肾病和老年痴呆症后,平如伴随左右,“每天5点起床,给她梳头、洗脸、烧饭、做腹部透析,每天4次,消毒、口罩、接管、接倒腹水,还要打胰岛素、做记录,他不放心别人帮忙”。在美棠离开人世后,老人便开始踏上“寻缘”之旅,来到了与美棠相识、相知、相恋乃至相伴的诸多地方。4年间,从未有过绘画经历的饶平如为妻子绘制了300多幅内容简单但主题突出的画作,并辅之以朴素的文字和小诗。柴静曾采访饶老先生:“您已经90岁了,难道这么长时间,没有把这个东西磨平了,磨淡了?”饶老回答说:“磨平?怎么讲能磨得平呢?爱这个世界是很久的,这个是永远的事情。”

爱到永远,这是一海之隔的日本老人大山哲同样信奉的爱情哲理。本书作者大山哲与妻子寿美子牵手近六十年。结婚五年后,寿美子便因多发性风湿关节痛经常入院治疗。及至1982年,寿

美子终因“两肢机能显著障碍并两下肢机能全废”,开始了病卧与轮椅的生活,从此,大山哲便挑起日夜照料妻子的重担。除了有时需要去外地工作偶尔会请护工照看外,大山哲不愿假手他人。本书中所呈现的绘画与文字,只是大山哲海量画作与文字中的冰山一角,主要记录了寿美子生前最后33天的点点滴滴。

大山哲与寿美子的“关系”颇为特别。无论是书中绘画“旁白”,还是后面部分的日记,大山哲无一例外称寿美子为“小丫”,而寿美子则称他为“爸爸”。这样的称呼并非偶然调侃,而是婚后二人对对方的一种身份想象,同时也是心理上的彼此相依。

在大山哲的那些画作里,寿美子变成了一位活泼可爱的小丫,而他自己更像是一位父爱满满的慈父。“小丫”有时像“慈父”背在身上抱在怀里的襁褓,有时又像活蹦乱跳的瓷娃娃。“慈父”有时会跟“小丫”一起玩游戏,有时两人一起漫步在大自然的二人世界里……事实上,寿美子还比大山哲年长一岁。有人说,爱会让一个人变笨。如果这种笨是大山哲和寿美子这样对彼此满满的爱,笨一点又何尝不可呢?

与画作相映生辉的是,大山哲以具细的文字,记录了妻子在人世最后33天的所有点滴。这里面有妻子的体温、进食、呕吐、排便、尿量、换洗等,书中罗列了大量重复的琐碎杂事,其中绝大多数数字还并非来自于医院记录,而是他个人仔细关心的结果,比如给爱干净的妻子换尿不湿的次数。没有足够的深入与足够的细心,许多数据根本就不可能得出。

大山哲唤醒妻子的方式非常特别——吻。即便在妻子最后离开人世时,大山哲依旧献给了妻子最后一个吻。在大山哲眼里,为了寿美子自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。当寿美子不同往常地频繁呕吐后,医生一时难以准确判断呕吐物的成分时,大山哲悄悄地用舌尖舔了一下,感觉到了一种“酸味”,从而欣喜地得出妻子没有吐血、暂时无生命之忧的结论。

当妻子开始说梦话,开始说胡话时,大山哲努力揣摩妻子那些模糊语言,并

顺着这些话展开了一段段温馨的对话,哪怕妻子根本无法与之交流,哪怕妻子醒来后根本记不起梦中的一切。大山哲并不在意妻子到底留下了多少深刻印象,他只是很享受这一过程,哪怕是在妻子的梦里,他也不能缺席……也许在大山哲眼里,无论妻子在哪里,身为“爸爸”的他必须力所能及地伴随左右。

当然,爱是相互的。毫无疑问,长期卧病在床的寿美子对丈夫大山哲确实特别依赖,但在经受病痛煎熬的同时,她也在努力减轻大山哲的负担,比如一旦疼痛稍有好转,她便会努力挤出一丝笑脸,给厮守于病床前的丈夫以莫大的安慰。

本书书名来自于大山哲为妻子写的一首诗:“越过山去,越过山去/很多的山,已经越过/若是越过最后那座山呀/那红色提灯里/那摇曳的光/正被你守护/我们手牵着手/越过山去。”对于大山哲而言,“越过山去”,妻子便能挺过病痛的煎熬,回到家里,便能带着妻子去看那些她想去的地方,看那些想看的景色。无论是那些绘画,还是后面的文字,大山哲很少提及他人,有时虽有医生护士的介入,但多半以工作性质,仅提供业务辅助信息。

中国有句俗语,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,这不是对人性的贬斥,而只是呈现一种无奈的现实。然而,无论是平如对美棠,还是本书中的大山哲对寿美子,长期照顾老伴,甚至根本就不想让人代劳,如果不是因为爱,还有什么力量驱使他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不论白天黑夜地呵护左右呢?

同样是因为爱,前不久台湾那位九十高龄的东北老人夏全茂,因为对妻子的一番愤怒博得无数网友的关注,更多的则是感动。当然,感动,从另一个角度上讲,也是生活中朴素爱情太过稀缺的不经意折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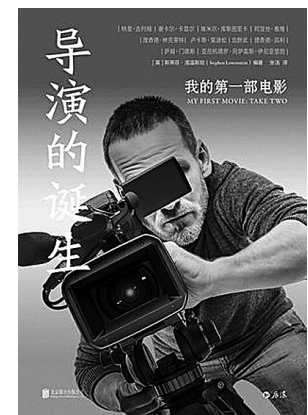
爱要说出来,更要做出来;不一定惊天动地,但要天长日久,相依相伴乃至终生。这些话也许有些陈词滥调,但朴素的道理从来不是“小鲜肉”们刻意涂抹的银幕或荧屏情话,而是像平如和大山哲这样,用无数不起眼的平凡细节,在岁月长河中慢慢凝聚结晶。(禾刀)



《地球之美》
作者:(法)帕特里克·德韦弗等
版本:新星出版社

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,可我们真的了解地球吗?它曾经一片混沌,而今却成为太阳系中最美的星球。它曾经是岩浆火球和冰雪之地,而今却是剔透的蓝色星球。虽说人类文明在地球几十亿年的历史中微不足道,可正是有了人类之后,地球的生命历程才开始了铭记。这是一本呈现地球46亿年漫长简史的书,包含了200余幅史前遗迹、生物和地貌的高清还原图。

在这个地球之美屡遭践踏的时代,我们翻开这本书,就是坐上了一架回到过去的时光机。人的生命极其有限,如果我们知道盘中佐菜的盐可能是来自1亿多年前的沉积物,燃烧石炭纪的一块炭,温暖我们的也许就是3亿年前植物所吸收和储藏起来的太阳能……当我们能够清晰地建立起过去与当下的联系,我们爱这个世界的信心,也许就会增强一点。



《导演的诞生》
作者:(英)斯蒂芬·洛温斯坦
版本:后浪 |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每个电影导演想必都有自己的“电影梦”,但能够做好这个梦的人其实并不多。这是一本坦率又有趣的当代导演访谈录,集中关注十个仅凭借自己第一部独立执导的长片就跻身世界影坛的“新人”。这十个人现在早就名声在外,但在本书里却并没有夸夸其谈自己的“才华”,在编剧作家洛温斯坦的注视下,他们的成长背景和际遇发展全都真实呈现。

原来,拍出《低俗小说》的大导演昆汀高中都没毕业,辍学后靠在录像租赁店打工为生;《泰坦尼克号》的导演卡梅隆在踏入电影圈之前是一个司机;了不起的费里尼从小就对马戏团和小丑情有独钟,所以他的电影中总是循环出现马戏团那些叮当作响的音乐……无论最后他们怎样成为“大导演”,这十个人都有过孤注一掷的曾经,之后,才是浴火重生。

(新京)

早期“留美生”遭遇的挫折



《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》
叶维丽、周子平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,早期“留美生”与早期“留日生”是耐人寻味的两个群体。

上一代人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提起现代社会,往往理念大于感受,不免将自己的想象掺杂其中,而这一代人则不同,他们曾在现代社会中生活,感受更直接,试图将这些经验移植到自己的祖国中,

可是从过程看,竟意外地充满挫折。

一般来说,“留日生”更倾向于革命,“留美生”更倾向于改良。因“留美生”筛选机制严格,成员的家庭条件相对好,且清廷在派出“留美生”时,特别强调专业性。此外,“留美生”居住分散,彼此联系不像“留日生”那么紧密(“留日生”多住在东京附近,常合租在一起)。在资金上,“留美生”也更有保障。

大多数“留美生”目标是成为工程师,以“科学救国”,他们很少在媒体上批评清王朝,在他们看来,只要掌握专业技术,一切问题均迎刃而解。

然而,这些“留美生”回到国内后,多数人却走上从政、从教的道路,真正当工程师的不多。一方面,当时国内大小军阀混战不休,民生凋敝,社会消化不了如此多的工程师,“留美生”回国后反而找不到工作;另一方面,专业人员欲发挥能力,需实验条件、资金、助手等支持,当时政府无暇顾及,“留美生”们根本发挥不出来。

许多“留美生”挤入待遇较好的大学,有的由此踏上仕途。他们被重用,与秉持“技术主义”理念相关,因“技术”较中性,所以“留美生”往往无意识形态色彩,甘当工具,能被各派接受。此外,“留美生”不反对蒋介石等军阀的独裁,他们认为,只有维持基本秩序,才能发挥“技术”,所以他们很少抱怨,也很少反抗。

在美国时,“留美生”们已体现出这一倾向,刚开始他们还能组织起来,通过投票,搞所谓“民主实验”,结果却是人人不负责,公益活动无法开展。此后“留美生”转向务实,将学生团体视为娱乐组织,主动与政治绝缘。

“留美生”刻意保持中立,可现实是,不能在更高层面上组织起来,便只能在低层面上组织。事实上,能当官的“留美生”大多依靠学缘、地缘、血缘,他们反而成了封建式旧关系的践行者。

靠这种低层次的组织架构,“留美生”无力推动社会进步,每当他们站出来表示不满时,他们才发现,能听懂他们话的人竟如此少,他们始终未能调和好现代生活经验与本土习惯之间的落差。更麻烦的是,他们的这种疏离给人以高傲的印象,让人觉得,专业性使“留美生”可以与背景相脱离,与多数人的命运相脱离,成了特殊阶层,这为后来全面否定“专业主义”留下伏笔。

虽历经挫折,但一代人的奋斗总有其价值。早期“留美生”们筚路蓝缕,为这片土地播撒下专业性的种子,留下了走向现代化的希望。然而,如何调和“专业主义”与传统文化的关系,如何使专业超脱于工具层面,凡此种种,仍有待后人来解答。

(蔡辉)